



井上揆纂評

增補蘇枹孟子

上

口仁12
10个
1



明治己卯冬鐫

櫻塘井上揆纂評

校補蘇氏批

孟子

日本評者姓氏

賴山陽

尾藤二洲

鹽谷宕陰



門仁
號105
卷1

天之繫星漢山之尚草木煙雲水之承風至文也。夫人而欲知之也。必由親夫達觀先覺者以發之。孟子傳道述德之言。其文至矣。願其運規矩于無形。妙方圓于莫尚。後死者不有濂洛關。而後得其所謂規矩方圓之跡。而評點以表識之。豈非達觀先覺之所在。而學文者所當親乎。此子瞻必賴是而悟文机也。或乃病其援吾孟。

曾補宋七五子

子入于文辭之流戾其明道之意也。噫！程子不
曰：得于詞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詞而
能通其意者也。誠有得于文之擦縱抑揚卷舒
和徐緩急續絕予奪隱顯起伏開合往來感應
頓挫奔逸之情，則亦可以見夫道之行于天地
之間之象也。矧必順理而成章，經天而緯地，而
後可謂之文哉！若夫由辭以得意，則固存乎人
而已。余時方謀梓傳，遂書此以釋或者之疑。嘉
靖改元九月，後學靖江朱得之識。

文以載道。五經四書，聖人之文，皆聖人之道也。我國家
試士命題，首四書，次五經，蓋欲學者求聖人之文，以適
於聖人之道。文特顯焉者耳。然道非文，難以專。文非灑
無以達。明道之文，莫備于四書。然論語述孔門問答，言
簡而明，不可訛筆法求。大學中庸，出自曾子子思手著，
其中提綱挈領，條分縷析，筆法備矣。然深厚渾穆，未易
窺測求。其雄詞偉論，馳騁于應對，起伏頓挫，洋溢乎翰
墨，浩然之氣，盛大流行，而可訛筆法求者，莫如孟文。昔
眉山蘇氏老泉，愛其文，批而出之。其子蘇軾得之，曰：悟

蘇云翻兩段作波瀾就繳上文再用前語繳上句却放在下亦法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蘇云此篇務引君當道得進諫之體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針鋒相對結構精嚴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極轉接靈緊之妙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蘇云兩句先截住一正一反下分兩段此節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此節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賴云二大段前長後短乃有節奏賴云右二章並趣他人口角以為談柄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偕樂獨樂兩節眼目故能豈能亦緊相呼應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

反筆變化

蘇云翻一問作節奏，閉住了，却放下去，不覺文勢奔逸。

蘇云先用一句截住，宕起下節。賴云起手唱醒。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

賴云帶歎息聲

省句法

賴云而

賴云欲得此

賴云敏捷

賴云而也則

賴云而也則

賴云題後正論

賴云末尾警策
蘇云就結一轉，翻作一段波瀾
蘇云承上二段，方作一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賴云孟子經濟惟是如此，不必如後儒說禮樂法

蘇云後三句

蘇云登上了結一段

而巳則

賴云而巳則

賴云而巳則

賴云而巳則

賴云而巳則

賴云而巳則

賴云而巳則

句答上開結
賴云豈獨鄰國之民哉
呼應甚緊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取譬無不入妙眉山父子長于設喻者皆得力于孟子也棄甲曳兵等
喻語語切當人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

文章要整齊又要變化不違節疊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畝節疊排四
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章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賴云反問而後發論是
文章縱擒法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蘇云承上二段又作此
一段飛舞閑合若結上
文者却放下一句繳起
蘇云引證二句只用一
句解却只一句繳上文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

前路以挺引起刃以刃引起政淺深相形見虐政殺人慘同挺刃也後路以
獸食作俑低一層跌起見虐政殺人甚于獸食作俑也通篇全用陪襯跌宕
法

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迴避說來使王自
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
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遠說來皆是此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蘇云一句起分兩段

賴云說我

賴云說彼

蘇云承上二段引證結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賴云今十里而有不可以王者矣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養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
教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
蘇云反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
不教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賴云何止為死者一洒之而已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
施仁節在梁主邊寫
 奪時節在秦楚賓邊寫陷溺二句賓主兩邊紐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挺可
 撻相應法密而力健
未引古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

拾奪時二節勿疑二字繳明可王之意收結完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
千言定論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
頓住繳前語用轉引喻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
轉正能禦之令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苗與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
苗槁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賴云入牧字下得切

蘇云再用前語結
蘇云又開一喻于二句
之中前後開鎖

城布齋抄孟子

賴云是孟子說治人大文字

王字一章主腦

保民二字一章綱領

賴云孟子經世大文此為外王浩然章是內聖也踴躍震蕩不可收若賴云波瀾汪洋開架宏濶抑揚開闔之法盡于此

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掣定齊王吾不忍其觶觶一句以下反反覆覆開出無數詰問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賴云英雄心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引小歸大載上意賴云與衛字如何也

是以後世無傳焉

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故齟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

對曰然則廢釁鐘與

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

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

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

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

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

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

曾謂秦七

孟子

六

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羊一解乃有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猛虎項下金鈴惟解得者繫得也

賴云畢竟是英雄豁達露肝鬲而言可與語處是乃仁術也與是誠何心哉相應見牛未見羊與牛羊何擇焉相應

賴云以上代王分疏趙云此節乃前後過峽戚戚以上結上啟其察

五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識此心以下起下啟其擴充

王問足王之故應舉推心之義告之却忽以喻言全是空中閃射蓋不如是則事情不透提撥不靈此孟子善于發端處

今恩足以二句難得最緊切乃一章警策處

蘇云此章大抵欲其推愛牛之心然不能推者必有以害之也以下故反覆開合以攻擊之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蘇云必於打轉易牛本察平地驚雷奇絕警絕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

老吾老三句根上不用恩說來亦緊承上折枝以見推恩之易

賴云一篇契緊處

是心足王全在能推而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重反詰到此王不能下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之妙

賴云以上問難已究更起端擬王心頭事蘇云欲為三句張本故先淺放一句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蘇云又轉比前更進一步
蘇云五句中又用抑字轉亦法

賴云看大頭挫處信賈生治安第一策藍本

王怪其甚孟子卻又說殆有甚焉忙趕再進一針把後災兩字嚇他令他雄心灰滅後乃以大勢較之急批之反本賴云孟子每事較時勢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
故為不知者是頃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厲盡齊臣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
擊轉有免起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賴云齊得定是挫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賴云王前番笑而不至英雄心事被蓋更精海為其所鼓舞不覺於此語
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鄙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

人力非如後儒張聰明
自說大頭活
蘇云至此上下之間呼吸變化奔騰控御若捕龍蛇真文之至也
蘇云此一轉方到保民處作大波瀾
賴云以下正說一

賴云千轉万折而來所謂萬派飛流注在一壑者在未幅後世奏議先議論後區畫本此文法至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
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蘇云轉就生效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
打轉喻意
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賴云仍前惟欲上此欲字也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蘇云應章首御字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
賴云仍前惟欲上下此心字也
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句王卻笑而不言又道幾句
王即云吾情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仁人又應上不忍罔字落得奇

又將反本意再加一束下乃詳制產之法

蘇云此是保民處
賴云一篇歸宿處即章首保字注脚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衣帛食肉二段與仰足事父母應無飢一段與俯足畜妻子應庠序一段與驅而之善應末二句實見得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通篇分五大段讀首段至是心足王是許王不忍之心足以保民致王次段至遠庠序是啟王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因王求大欲而示以施仁政末段說到制產則實推不忍之心行保民之政而致王也
王字一篇大主腦入手無以則王乎一引是心足以王矣一斷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一呼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結數語是通篇線索

蘇云此篇悲壯頓挫深得告君之體與前篇相似
賴云先置一句不說破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其故留問答餘地孟子

慣家

賴云使王不得不問問亦不直答反問之得其口中兩句為已把柄妙

賴云下文一反一正亦常格有此問難故生波瀾

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賴云畢竟是英雄無隱諱語是孟子所觀定樂說

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賴云是通儒語亦是真儒見非拘古非阿世不知是亦不願得聞也

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賴云未甚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賴云其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則王矣

賴云反說一段

賴云正說一段

則王矣

臣請為王言樂句是前後文脫卸處

兩節一反一正言獨樂同樂之效

曾甫錄此

五

一

分別出個好樂甚不甚樣子來都是先將憂喜情形從空中描繪方用倒裝文法點出同樂不同樂筆意極空靈極飛舞 上兩節猶是虛設情景大概言之到末節方是實勉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直應起處為通章點睛

七十里之圍其有無不必深辨只重在與民同能與民同雖大亦小不與民同雖小亦大

阱字落得極新極險為阱國中其視文王之與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

蘇云却

發進一層

蘇云分作二段

民同直是仁暴天淵
賴云是以奇險語掉尾
有餘力
賴云先安頓一虛字包
合全章意是慣手

一大字喚起下三節
賴云不料鄒老儒先生
賴云重瞳漢二百年已
為此語

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賴云換戰字為此三字

蘇云以大小字轉

蘇云以樂畏字轉賴云主以此三字動之

賴云密

蘇云又振起

此文王之勇此武王之勇二句從寡人好勇來見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書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不獨文王為然武王亦然一亦字前後開振賴云唯捕而字亦字乃不合掌

賴云前立論後引證賴云不專責上使知是公論妙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蘇云純切

賴云不復曰而後樂之

賴云客

蘇云四句轉

賴云四句整

賴云自主句偏入使彼不

蘇云四句整

賴云自主句偏入使彼不

蘇云四句整

賴云自主句偏入使彼不

蘇云四句整

賴云自主句偏入使彼不

蘇云四句整

賴云自主句偏入使彼不

蘇云四句整

賴云自主句偏入使彼不

賴云是以宿逸語掉尾有餘力

賴云全舉晏子問答不置已一語結了覺送李愿序表忠觀碑並瞠乎後也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輕帶過即引到同民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以字渾成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極有氣力兩節以為諸侯度為諸侯憂兩句為片段參差中有整齊也結句隱隱見已之納諫都是好君望王聽言與民同樂如先齊故事

都與起處神迴氣合然卻是解詩妙不着迹

賴云王意中不欲毀有司則欲省不急主木也蘇云批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癯獨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齊王節節以有疾為自巳不行出脫孟子卻即

曾甫錄七

十一

節節就他有疾偏授他
行針鋒緊對
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詩
本無此意孟子卻引來
做証所謂因其近似而
發揮以足已意也于此
亦可見孟子言詩之妙
賴云雙關收上不為結
束又是一格
上節重兩有字下節重
兩無字見公劉太王好
貨好色之同民皆補出
詩所未有引歸王政本
旨
兩個于王何有隱隱回
顧章首勿毀明堂
孟子欲問王以四境不
治而先設上二事以發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之是以他事形起筆意
與承教章同

賴云意在言外效

以世臣引出親臣無字
正與有字對照
賴云曉此章法乃平地
起波手也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
慎字下節數個然後字
正承慎字發明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
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
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之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上節以仕木形起仕賢，下節以治玉形起治國。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兩必使字，何等鄭重，兩姑舍字，何等輕忽，其提醒齊王處，全在則何如，則何以六字。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

蘇云：二喻文雖不屬，而意實相足。蘇云：不任賢，正是愛國也。故曰相足。齊王欲取燕，妄認天意，孟子則使之驗民心，蓋天意難憑，民心有據，兩民字正對上天字。宜王先言勿取，後言取之，意在取也。孟子先言取也，亦運而已矣。句正

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與打開後壁教之勿取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賴云警語結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賴云警語起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此節分兩截雲霓以上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以下言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上截先

引書而後自說下截先自說而後引書議論在中間引証在兩頭左傳多此法

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

君之民三字極警醒對上吾有司幾十人對上三十三人有司莫以告

動字應猶字與速字應止字與

已惹禍

賴云化敗局為成局應變決議處置不失宜其機全在速字猶可及字上少緩則制於人動字落得妙分明是自

蘇云婉切

蘇云本問結

賴云何等休面

賴云惟怯如見何若初不取之

賴云

賴云

賴云

賴云

賴云

賴云

賴云

賴云

賴云

對上民莫之死

君無尤句應而節即以下起下節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瑞墨 齊本 王若 下有 矣字

賴云引古語而後排其語中字發論是古文多姿處 此節一曲一折十分悽惋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不曰臧倉而必如嬖人
二字通節皆是嬖者之
詞看其用何哉二字突
出驚駭之狀一氣注下
儼然命以無見君無見
焉一句聲色俱厲非嬖
之甚何無所忌憚乃爾
一諾字亦寫出昏庸之
于嬖倖如畫

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
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
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
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

賴云君子頃境並以天
處之其胸懷可想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
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
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
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
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

蘇云鏗鏘
賴云以論人品起
蘇云證拓開
賴云俗極

賴云開手一喝

以專久兩路形起功烈之卑
王字與霸顯字對以字承上二以字說來正答猶不足為之問以字含孟子之德齊字含時且以二字一氣貫至大行句其中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說文王致王之難正與反手對針以起下易字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

由湯一層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一層見商家貽澤之遠又有一層見眾賢維持之力言商不易失正見文王之不易得也是對面寫法

次而後失在商邊略作一小束是以難也方作一大束
賴云說其難也
蘇云此段見齊之易王又以齊王意用本色語今時則易然句應上反手開下二節

可當也蘇云雁容似答非答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蘇云應賢聖之君六七作一段
飢者二句引喻不用我正意而正意自明咏歎淫泆
賴云說其易也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此章分兩大截看，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篇樞紐。以上黜霸功而崇王道，以下詳言王齊之所以易。通篇以德時勢三字為眼目，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精勢也。上截凡作兩次開合，可復許乎一開，而子為我願之乎一合，猶不足為與一開，以齊王猶反

手也。一合下截亦一開一合，是以難也。一開惟此時為然。一合下截又分兩截，是以難也。以上言文王所以致王之難，非德不足而時勢之不足也。以下言王齊之所以易，以德而乘時勢也。中間引齊人之言，借點出時勢二字，承上落下，蓋以齊王猶反手句為通篇樞紐，而齊人有言節又為下截之樞紐也。

通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卻從願學孔子來。賴云：不動心是主意，浩然之氣特形之而已。賴云：是孟子說修己大文字，局面之大不及齊宣王章，而造語之精則過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因丑借孟賁為言故孟子亦借黜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以黜陪舍以黜舍陪曾子子夏卻又以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說曾子正陪出已一路脫卸空中形影管颺神化之筆

賴云一篇筋骨却在於此特不明言至自家身上耳

告子正是孟子陪容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舍施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賴云前說北宮孟施舍告子而及自己有序一節深於一節

賴云說至自家上此四節申言養氣前一節就養成後言後二節以平時直養工夫言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勿求於氣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賴云前說北宮孟施舍告子而及自己有序一節深於一節

賴云說至自家上此四節申言養氣前一節就養成後言後二節以平時直養工夫言

蘇云引喻先提一句莊子多此法此兩節總歸結直養無害一句

此節申言知言上四句因外而知內下六句即始而知其終上言知言養氣已盡此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轉歸養氣

蘇云七轉

賴云仍有所子在

賴云仍有所子在

賴云仍有所子在

賴云仍有所子在

下則言願學孔子故于上下分界處持着此節總上起下賴云此段無冒虛字而起賴云不動心之論終于此此下其餘論也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蘇云轉

賴云暗合說

呼

應賴云非聖人

蘇云九轉

蘇云便簡賴云妙在此

賴云妙在此

賴云是大照應、隱然以已押置三人中所以不屑為管仲也、乃知二章合則双美分則兩傷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

蘇云三句一承一轉一結

賴云衍了不同字所以曰姑舍

賴云故曰否

蘇云十三轉

賴云先論人品次第論時勢論學問終歸於論命

未有夫子未有盛于孔子應上未有孔子以明願學

諸本
必有
字

此以霸功形起王道上言王霸之心有誠偽下言應之者亦有誠偽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坵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有二字不同有異二句

賴云而吾願學之意皆為管仲哉

蘇云結上

首二句一章大吉如惡
二節言仁則榮之實今
國家一節言不仁則辱
之實未又以自求總結
而引証之如惡之一轉
極有力

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循情態蘇云頓挫
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賴云頂上復分承
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榮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不仁
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証福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雙應

上五節擊言感應之理
末節方是實事信能行
此五者句為通章轉關

賴云五下矣字三下也
字相配成文其轉換頓
挫處在率其子弟攻父
母一句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蘇云轉捷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蘇云又轉
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賴云層層翻跌有勢是九層浮圖法孟所慣用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蘇云此起賴云如破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宋梅先王緊從上字來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蘇云就起語作一大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賴云抽處如承題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連三非字是極力形容下見時情景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入也無

羞惡之心非入也無辭讓之心非入也無是非之心

非入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蘇云轉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蘇云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若游龍若迅雷

賴云三喻皆取於射愈出愈妙

賴云端是論緒上下文了然自是擴充至保四海經義家紛紛異同何哉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蘇云轉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蘇云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若游龍若迅雷

賴云三喻皆取於射愈出愈妙

蘇云轉

蘇云

蘇云

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同一層。至舜而地位乃極。末節言舜而由禹。在其籠章中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從舍己。說到取人。從取人。說到與人。筆意歷落。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前二節叙事。末節總斷。

前二節叙事。末節總斷。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出隘字。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出隘字。

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己。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出隘字。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出隘字。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出恭字。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賴云孫子十三篇主意亦是此已

賴云順逆對縮法

賴云前双行起後單行收故有姿致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下長此節及之異樣不俗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蘇云鋪張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蘇云就翻下賴云兩意對縮上直到究竟頂一句如塔尖插雲

起處總提下面分應。孟文多用此法。然此篇提處以天時陪地利。以地利陪人和。用聯遞法。注重人和。故二節三節申應之。後末二節又暢言人和之無敵。與他處總提分應之法又變。

之至二句。從反面轉還正面。此四句。猶反正對舉。以天下二句。則以正面串反面。作一層。看其轉接靈緊處。妙用頂針句法。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往往有之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示以不可召意
 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蘇云敘事
 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賴云此中消息。非亦未嘗以託
 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疾。疾本意
 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孟字託疾之意。愈晦
 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賴云多少周旋委曲為家先。生危處可想

王之敬子二句為下辯
駁開端語有關鍵

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蘇云：孟子乃不可召之臣，齊王召之，所以不去，引三達尊，見不可召意。

蘇云：此言道德字正應達尊。
賴云：以伊管双敵而未却，引管去為結，乃不費力，凡結語不可不健，又不可擇健語故意置之，就前面語中下一冷捧可也。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蘇云結語似翩翩欲舞不敢召就君說不可召就臣說以不敢召跌出不可召以管仲跌出自已收拾上文歸結全篇絕大筆力

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賴云而况字更妙
孟子不應召只大有為之君節數語可了乃前路卻用公孫丑仲子景子作襯寫出旁人情惜又以公孫仲子引起景子故寫景子處凡作兩層辨駁前一層明已之敬王猶遠遠說來未說到不應召上後一層說到不得以一慢二雖已含不當召意然猶未顯直至大有為之君節方明說出未又引湯桓不召尹仲為大有為之君作証以自況看其前後借陪中間虛實相足何等層次何等筆力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皆是一句斷定下申明皆字與一字對是字

與非字對

若於二字從上二節轉下未有處照上遠行戒心

失伍借說失職打轉正意即用上喻意字面孟子最多此法

瑞雲齊本為言也

蘇云事已在前只用喻說又云此喻切當下待詳說而人已悟之矣賴云一乎字發端三矣

曾補蘇北孟子

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受於宋者是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受於薛者是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出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上孟

十九

字疏升以乎與二字叙
之三也字決斷決斷者
却在它人口上妙
為王誦之句括上三節
省卻多少筆墨此是撮
記法亦議中夾叙法
賴云兩段借他人口為
結而已不措辭妙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
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蘇云斃切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
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此章解木美之疑以盡
於人心四字為主悅字
校字都本盡心來不以
天下儉其親乃所以盡
心也次節說先王之
制三節說已所以美其
本之意是就人子身上
說四節又就化者說末

節引語作結正與木若以美然相應

上節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見齊非伐燕之人上節發明可字下節發明未也二字私字一章之案天字一章之微

賴云把一可字翻弄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於人心獨無忮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賴云前正後喻而語語相對至尾不必用何以異此句扭合之又是一拾
蘇云分明緊要兩句賴云結語健又應問者語甚緊切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
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知而
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
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

此節承上過字問論一番寓責賈為王文過之意

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
 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
 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
 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能開其吻遂逐而退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
 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
 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蘇云兩段不相關鎖而宮商相宜呂律自應文情蔚然

蘇云長于喻者辭不迫而意獨至

蘇云但解龍斷二字正意已躍躍言外賴云如馮婦章先設喻題下注題意不復置結語亦一法也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
 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
 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
 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

賴云孟子善用乎字辨退之獨得此法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
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
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
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
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
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
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

蘇云懷形于辭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墜惻離騷似之

此節又進一層言歸志既伏猶且惓惓不忘益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

賴云彼此是非在尹士口中斷決

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

此孟子自明三宿出晝之故通篇着眼處在王由足用數句其行道濟時之本心愛君澤民之餘意至今猶令人想見于千載之下尹士譏孟子只重濡滯一層上二層乃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遡其前日來齊之失耳看其上二層都用則是字後一層獨用是何字賓主分明下面孟子亦全是解明非濡滯意子不得已節非濡滯意已明下子三宿節寫方出晝時心事夫出晝節寫出晝後心事皆申言不得已意以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也至入後借小丈夫反形不覺慷慨而談頑石亦為之點頭矣尹士安得不自認其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蘇云平生自任如此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蘇子卷之五

出繼而補命不可以請入外齊非非也
 曰非也外樂吾辨其王與而志志不為變也
 孟子去齊而於公孫丑問曰由而不受海書也
 蘇其轉也吾何魚不將若問必有名世者由則而來
 增補蘇批孟子卷之上
 取蘇平宗天不當令受世命

